

作者以深深的感怀作为对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

记忆与感言录

郭育正



经济日报出版社

记忆与感言录

郭育正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与感言/郭育正著.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80257 - 023 - 8

I. 记… II. 郭…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5386 号

记忆与感言录

-
- 作 者 郭育正
责任编辑 程 鹃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 65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 - 63568316 63567691 (编辑部) 63567683 (发行部)
网 址 www. edpbook. com. cn
E - mail jjzb58@ sina.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银祥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32
印 张 6.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87 - 023 - 8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我读这本写了很长时间的书

(代序)

儿子为父亲写的第一本书作序不知是否多见。这篇东西原本并非特意为“序”而序，而是源自两年前读父亲的几篇文章后写给他的一封信。虽然书稿在整个编辑出版过程中几经增添和删改，我还是想修改那封信，代为序，以更忠实地保留第一次阅读才会有感觉。

从父亲那里陆续拿到书稿，我都是很快很认真地读完。之所以快，并非是在履行儿子的义务，而首先是这些文章的可读性极高，我被篇篇文字吸引，阅之绝对是一种享受。

大致看来，文稿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杂文、政论等议论性的文章；第二类是写自己生活和工作经历的；第三类是写景、写事、写人的散文。

父亲对社会，对他周围的事、物、人留有特别的关心，直到退休还对某些新潮流、新名词给予严肃的观察和思考，杂文里对“明星”、“大学生村官”等都有独到的评述。这些观点出自于一个对“公”、对“共”的社会理想充满信心的智者，怎能不说是当下现实非常有

价值的解读或视角呢？记得父亲把稿子交给我时，还特别嘱咐了一句：“属于个人观点和信念不同的，就不要争论了”，就指这部分议论性的内容。因为我们家里经常会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互立门派”，争个天昏地暗。一般是爸爸妈妈一派，我和弟弟一派，姐姐是不干预具体讨论内容的，她站在一边，看谁的话、谁的表情、谁的动作因为争论而出现了特别好玩的情况，就会笑个不停，过后绘声绘色地“原景再现”，逗得一家人哄堂大笑一番。直到我们离家求学和工作之后，只要回到家里还会爆发这种争论。每个时代都会有其主流信仰，而作为个人，无论思想的起点、原点在哪里，只要不愿浑浑噩噩、稀里糊涂的过活，只要是不断求真，只要是理性地、独立地思考着，这种思考就是值得尊敬的。

《六十纪事》应该属于第二类文稿。它展开了一幅父亲经历过的历史画卷，并非多么波澜壮阔，但既逼真又感人，是他自己眼中的国事和家事（追溯到很远，父亲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还有一点老郭家几百年的繁衍线索）。我对自己感兴趣的历史，如抗日战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以前大多是通过记录宏观脉络和高层人士活动等方面的资料加以了解，现在通过父亲的详细叙述，对有些事情理解得更加鲜活一些。应特别说明的是父亲的客观性。相信初读书稿的人会认为他是“右”派，但我们全家都能感到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现代革命事业和运动的崇拜，有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他的一些

观点、判断和认识。但是他在写那些事件的时候，没有刻意避讳，而是一五一十地写出那些亲眼见到的事。

《六十纪事》有大段内容里写了爷爷的经历，《一件事令我时常忆起母亲》则主要写了奶奶。爷爷奶奶在我们不大的时候就相继去世了，留给我们的，是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片断。脑海中的他们都很慈祥，也很沉默。

相对而言，我们三姐弟接触爷爷比较多，他到家里小住时不断找着活干。我记得某个冬日早晨醒来，透过满是冰花的窗户看到爷爷在小院里挥动着斧头劈柴火，就纳闷为什么一向很勤劳的父亲不干，却让爷爷在冰天雪地里干这个呢？后来发现，父亲也有意无意地透过窗户看看外面，后来他说：“你爷闲着他难受”。城市里的“活儿”毕竟是不多，没其他事的时候，爷爷就戴着老花镜看《三国演义》什么的。关于奶奶的记忆就更加零散了。记得一次全家回老家该返城时，也是冬天，奶奶双手插在袖兜里，默默地站在村口，注视着我们离开。读了这些爷爷奶奶的故事，才知道怎样的辛劳才会让爷爷一口牙在壮年时期就掉光了，奶奶一生遭受了怎样的苦难和打击，时光又是怎样把他们变得异常沉默和坚忍，又怎样把他们变老、带走。父亲描述的奶奶双手插在袖兜里，那副看似平静淡然的神态，我们都有记忆，读过这两篇东西后感触却已不同。

几篇退休后在“转战”新疆天山昆仑之间的监理生活中写下的散文很美。在高山草原中的城市昭苏、军

垦重镇北屯、汉朝时西域都护府所在地轮台……，写那里的地理位置，自然景观、人文历史；写那里一面面截图式的景象：轮台杏子之多，加工厂都加工不了，汁留满地；北屯的乌伦湖在内陆也有黄金海岸，不仅是消暑胜地，也出产各色鱼鲜……

在号称全世界蚊子最大最多的地方，在新疆最热的地方，在风沙漫天的地方，他一边赶蚊除蝇，挥汗如雨，一边还要做繁重的案头工作，现场勘查工作。父亲出外监理，我们都是偶尔想起来时才打个电话，有时还不能直接打通，需要留言请他随后打来。我们在这头说：注意身体啊！父亲在那头说：好好，挺好的！但谁知道外出工作的生活其实是那样艰苦的？父亲随地随处都在观察着，在体味着，然后抽点休息时间，不顾身体的疲惫，静静地写下甚至是边写边享受着那些轻快的、细致入微的文字。

这些父亲描述的工作和生活场景，对我而言并不陌生，它们串起了我很早很早以前的一些记忆。那是我的童年、少年时代，他的壮年和中年时代。那时候他与同事出差成行，浩浩荡荡（坐在露天的卡车上，单程就是上千公里的路途），归来时变得有些陌生。一张张黝黑粗红的脸，院子里家家老小都挂在嘴角的笑，满实满载尽可能带回的苹果、果丹皮、酸奶疙瘩（哈萨克族的一种传统食品）……。他们回来，我和院里的孩子一样既高兴又担心。慈父归来，自有念在分别多日应得的解馋犒赏，但严父也归来，“野”好了几个月，学习该如何交账？

读着，想着，也记起了他不经意间但又不止一次说起过的自己的理想。父亲少年时曾经有过炽热的文学梦，工作却是纵横于深山老林、大漠戈壁的工程勘测。他说刚参加工作时觉得在林业单位也挺好，高山相伴、草木间行的生活正是有诗意的，是能够促进文学创作的。然而，在漫长的工作岁月中，他白天的时间主要是工作，晚上和周末则是操心一家的饮食生活，操心我们兄弟姐妹、外公、爷爷、奶奶和老家其他亲戚或大或小的事情；退休后甚至直到现在，又陆续添了孙女孙子，那就更是事无巨细了。这样就很难有像样的时间去实现他把林业工作和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的设想。我们外出读书之前，家里人多地方小，他没有专门的书桌，我们做完功课躺在床上之后，才会看到他伏在我们的书桌上开始写作。不过，这样的时刻大多都是写工作文件。反而，出差时的工作间歇，没有琐碎家务缠身，父亲才能集中时间写点东西，因此写给母亲的信中时常会夹带着散文。听说，他在我们姐弟几个出生之前还写过剧本、小说什么的。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几十年来他还是惦记着，坚持着，见缝插针，积少成多，完成了这本写了很长时间的书。

目前书中收录的作品大多是父亲退休后所写，而且只是父亲已完成的一小部分文稿，很多篇文字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一并出版。一些更早时期断断续续写成的东西还在整理。我们也都相信他更会笔耕不辍，因为现在的时间是比以前充裕多了。

三年前的春节我们回家探亲，父亲只是打印出来几篇散文让我们带回来看看。后来，我们便有了促成出版的建议，但他又坚持不出版。我相信内心里有着文学梦想的人不会不想出版自己的作品。他其实主要是担心自己没有达到专业的水平，而且认为这只是为自己的生活写实，大多不是完全意义上文学创作，能与家人分享足矣。到2009年时他突然同意了，为了赶时间献给国庆60周年，又一页页地看啊，改啊。我们具体负责联系出版事务，但因为忙于工作，这件事拖了又拖，终于拖到了2010年底。算起来，作为父亲个人作品的这本书在心中，在稿纸上，后来在电脑上（父亲69岁开始在我们淘汰的计算机上学打字）写了起码50年。

全家人在劝他出版之时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这本书不仅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精神宝藏，而且值得家里家外地一起分享、欣赏和回味。

郭 戎

初稿于北京海淀区八宝庄

2008年2月18日

修改于北京海淀区玉渊潭南路8号

2010年3月25日

定稿于2010年11月5日

目 录

易地风光

- 昭苏景象 / 3
- 白碱滩见闻 / 7
- 漫话北屯 / 13
- 喀纳斯纪行 / 19
- 轮台印象 / 26
- 和田杂记 / 31
- 哈巴河漫记 / 38

随感

- 之一 由“明星”话题想到 / 49
- 之二 有感于三八节百年特别节目 / 54
- 之三 “秀才”称呼的联想 / 57
- 之四 难忘中国女足两场比赛 / 60
- 之五 “吃”的联想 / 63
- 之六 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想到 / 66

随笔

像吴登云那样实在点 / 73

回忆我的母亲 / 76

我遇到过的一个生意人 / 80

话说折子戏武家坡 / 83

纪实

六十纪事 / 91

小说

程风姑娘 / 189

易地风光

昭苏景象

我第六次来到昭苏县城，一住就是半年零半个月，日日厮守，一刻也不曾离开，成为我有生以来除出生地、工作单位驻地之外，连续居留时间最长的地方。由此，我和昭苏从相知到相识，从相识到念念不忘，感怀颇多！

昭苏的冬天着实漫长，尽管她的年平均温差不大，但到三、四月间仍然是寒风料峭，雨雪交夹常常下，阴冷难熬。旷野茫茫，光秃秃的树木枝条在冷风中摇曳，只觉得这样的时日是那么长久，总也过不完……待到自伊宁市上来的人说那里早已身着夏装，这里才开始树木发芽，时令和外界差了一个月。但是，当你熬过这里的残冬，那不是春光胜似春光的景象令你豁然：原野渐渐碧绿，大草原百花盛开，这里没有裸露的土地，没有戈壁的荒凉，到处是绿的世界，到处是花的海洋。昭苏草原宽广无比，南起天山脚下，北到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线，南北宽数十公里，东西长一百公里以上，是新疆四大草原之一，属于高原草原型景观。

昭苏县城海拔 1800 米，年平均最高气温 10 摄氏

度，最低气温零下7摄氏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湿润凉爽。夏季，因为雨量充沛，随处可见葱郁的树木，如茵的绿草，树无枯叶，草不萎黄，在整个一个生长期內，总也是翠色欲滴，葱葱茏茏。县城主街道两旁的行道树是一色的天山雪岭云杉，那梢头长长的生长节，显示出勃勃生机。这种树的生物学特性是对海拔高度、降水量、温度等，有着严格的适应范围。

昭苏的土地是黑土地，油黑油黑，肥沃无比，种子只要落到地上，再加上充沛的降雨，无一例外地发芽成长。所以不管是田垅、地头，还是道旁、空旷处，一样地有禾苗青青，一样的壮实并开花、结果。土地的肥沃使这里的农家肥成为多余，棚圈牛羊粪被当成垃圾弃置于街巷、村道的两旁。

昭苏入夏之后，几乎天天有雨，有时一天不止一场雨。雨来得急，也去得快，雨的及时使这里的农田毋需灌溉设施。农业生产在这里成为一项十分轻松愉悦的劳动（至少我这么看）：春耕春种全机械化作业，种子和着化肥一起播；待到禾苗出土，长高，拖拉机喷洒农药一次（既除草又防治病虫害）；再后来不需任何劳作，坐看禾苗抽穗、扬花，由青变黄，小麦、油菜同时成熟。于是，源源不断的收割机（个体专业户或农场机械承包户）沿伊昭公路隆隆而来，收割一亩一块一毛钱，粮食就到了家。在收割的季节里，就是在县城也能见到农户们围着大大的麦堆忙碌着，忙着过风车，忙晾

晒，忙装袋，然后再一袋一袋掳成高大的粮垛，等候买主来。听当地人说，昭苏产的麦子昭苏人不吃，因为这里全都是春小麦，生长期短，面发粘，难吃，但很适合做糕点，所以全都销往内地大的食品厂家，有南京，有上海等等。人家说，在昭苏种地，一亩地收两个（麻袋），净赚一个；收三个赚两个，收四个赚三个，反正好本钱只是一个……

昭苏的农田很辽阔，不分条田，也无田埂，没有水渠，也没有林带，真正称得上是广袤的田野。站在高处放眼望去，麦田青青，油菜花黄，遍野绿尽，到处花香。所以，这个季节养蜂人都往这里来，浙江的、福建的、甘肃的、伊犁的……他们驻扎于草原中，驻扎在田间道旁，一派忙碌景象。

昭苏的农业生产也有灾害风险，那就是冰雹。夏天，昭苏冰雹灾害的几率很频繁，防治的办法就是打炮（把化学药剂打向云层），每当阴云当空，雷声响起之时，就会听到打向天空的连珠炮，咚咚咚……响过之后，多是倾盆大雨而下。也有阴云打不散的时候，或是打早了，打迟了，或是打的不够，从天而降的依然是冰雹，有时铺天盖地，庄稼全被毁。好奇的是，常常有这边不下那边下，相距一路之隔，一边庄稼完好无损，一边颗粒无收。

昭苏的夜晚多晴空万里，清澈的夜空宁静而高远。繁星密布而又层次分明，有的耀眼明亮，闪烁着；银河

中的星连成片，无法分辨清楚。看昭苏的夜空，才知道什么叫无污染。

昭苏的马高大而健壮，体形俊美，长长的腿，匀称的腰身，它高昂着头时透着机敏。所以，早年的昭苏军马场远近闻名，不愧称为天马的故乡。听当地人讲，马是喜欢凉爽的。由此我联想到为什么吐鲁番多见毛驴，马很少，而且体型不大，身单力薄。因为那里是火洲。昭苏的牛体型并不大，走在公路上显得更为悠闲，不紧不慢，全然不顾及过往行人和奔驰的机动车辆，不在乎周围发生了什么。

昭苏的秋天来得平缓。进入九月，更是秋风送爽，午间的燥热一点也没有了。国庆节一过，秋风瑟瑟，树叶开始黄了，有了秋风落叶的景象。朗朗晴日，阵阵秋凉。最先黄叶的是桦树，而且叶一黄便开始飘落，不像杨树尽管满树的黄叶，金黄金黄，但依然挂满枝头，尤其是高大的老杨树先黄叶，金黄一片，傲然而立。柳树最不经霜寒，枯叶飘落最快；榆树叶虽然也不经霜打，却还能一时枯萎而不凋谢。

这一年，昭苏入冬的第一场雪于10月11日落地，白茫茫一片，气温骤然降到冰点以下，原野上尚存的绿色，一下被冻得干枯了。

.....

我经历中去过不少地方，只有昭苏令我念念不忘！

2001年10月记于昭苏县城洪那海街